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一名黄巾小兵，却被汉末名将忌惮，从此天下通缉，如何乱世求存？只能带着一号人当流寇、四处流窜，在夹缝中求存。

寂寞剑客◎著

当军阀

I



日 漢 在 國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寂寞劍客〇著

平
作
閱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在三国当军阀. 1/ 寂寞剑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53-0233-2

I. 混… II. 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265 号

混在三国当军阀《1》

寂寞剑客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州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0 字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33-2

定 价: 260.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一章	西凉铁骑	1
第二章	董卓兵败	6
第三章	军营斗狠	11
第四章	黄巾内讧	16
第五章	败管亥	20
第六章	官军来袭	25
第七章	大破黄巾	30
第八章	力挽狂澜	35
第九章	背水一战	39
第十章	九死一生	44
第十一章	离去	49
第十二章	大风欲摧	53
第十三章	邹玉娘	57
第十四章	黄巾覆灭	61
第十五章	狡诈如狐	66
第十六章	斩尽杀绝	70
第十七章	兽性	74
第十八章	中计	78
第十九章	狼计划	82
第二十章	突出重围	86
第二十一章	伏击黄忠	90



第二十二章	八百流寇	95
第二十三章	烧杀劫掠	99
第二十四章	乘虚欲夺城	104
第二十五章	杀人立威	109
第二十六章	火烧水煮	114
第二十七章	诈城	118
第二十八章	死期至矣	123
第二十九章	奇货可居	128
第三十章	运筹帷幄	133
第三十一章	酒后乱性	137
第三十二章	将计就计	142
第三十三章	虚虚实实	147
第三十四章	恶战	151
第三十五章	剽悍	155
第三十六章	中计也	160
第三十七章	再占复阳	164
第三十八章	箭在弦上	169
第三十九章	气死我也	173
第四十章	奔袭宛城	177
第四十一章	一伙亡命之徒	182
第四十二章	夺城	187
第四十三章	局势平静	192
第四十四章	朝野震动(上)	196
第四十五章	朝野震动(中)	200
第四十六章	朝野震动(下)	204
第四十七章	马蹄铁	208
第四十八章	献马	212
第四十九章	洛阳来客	216
第五十章	雒县之战	221
第五十一章	杀马	225



第五十二章	火并孙坚	230
第五十三章	冷血	235
第五十四章	如此狼奔	239
第五十五章	小女子貂蝉	243
第五十六章	又是精山	247
第五十七章	这事没完	251
第五十八章	何真哪里走	255
第五十九章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259
第六十章	饱暖思淫欲	264
第六十一章	灭的就是精锐	268
第六十二章	骑军	272
第六十三章	集重兵而驱之	276
第六十四章	转战颍川	280
第六十五章	颍川之战	285
第六十六章	兵锋	392
第六十七章	虎痴许褚	304





朔风萧萧，大地一片苍茫。

一片雪花从空中飘落，落在马跃脸上，化作一片冰凉。马跃紧了紧手中钢刀，冰冷地质感从指尖传来，令他神志一清。

马跃极目旷野尽头，那里有一条淡淡地黑线在蠕动。

终于要来了吗？马跃嘴角浮起一抹淡淡地从容，最后紧了紧腰带，将背上缺了一角的木制圆盾卸下来挎在右手小臂上。

兵器出鞘声、喘息声、金属撞击声响成一片，无数跟马跃一样的人开始战前的最后准备，烈烈寒风吹起他们的头巾，形成一片翻滚的黄色怒涛。

没错，他们是黄巾！马跃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只是一名普通的刀盾手。

马跃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一个月前，应该是公元2007年的十一月，在他搭乘列车前往西藏旅行的途中，在卧铺上一觉醒来之后就来到了这个该死的完全陌生的世界。后来马跃才知道，他穿越了，并且回到了中国古代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时代！

这一年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这是群雄并起的序幕，也是浩劫的开始。

经过几天的亡命生涯，马跃悲哀地发现，光靠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在这个乱世生存下去的，一伙流窜的盗贼就足以让你丧命！这是个人吃人的时代，你唯一活命的机会就是拿起武器去杀人，只有这么做，你才能活下去。



马跃本想参加官军，毕竟黄巾大起义很快就会失败，他可不想给张角那老道殉葬。

可在投军的时候，他差点就被贪婪残暴的官军将领当成黄巾贼杀头充数去领赏，幸好有个叫刘辟的家伙领了一标黄巾贼，凑巧救了他，于是马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刘辟的部下，当了一名杂兵，然后因战功从杂兵转为刀盾手。

这一个月多来，马跃已经记不清总共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了，在连番恶战中，他也迅速成长为一名冷血屠夫，一个多月来，死在马跃刀下的官兵少说也有十几个了。

地平线上那条淡淡地黑线变得更粗了，绵长嘹亮的号角声在前方响起，悠远得就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黄巾贼兵阵一片肃静，呜呜的寒风中，马跃听到了轻微的茶齿打颤声。

马跃转过头来，目光柔和地望着身边的少年，少年只有十六岁，脸上还是稚气未脱，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根两端削尖了的木棍，握棍的双手正在轻轻颤抖。

马跃伸手拍了拍少年的肩膀，淡然道：“别怕，很快就会过去的。”

少年姓陈名敢，因为不到二十岁，所以还没有表字，他是马跃到现在还留在刘辟军中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没有陈敢，如果不是刘辟曾救过他的命，马跃早就另谋出路了。黄巾起义最终是一定会失败的，刘辟更是个草包，跟着他混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为了陈敢，为了报答刘辟，马跃留了下来，陈敢的父亲陈叙和刘辟一样，也曾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

那还是马跃第一次上战场，面对虎狼般冲杀过来的官军，马跃脑海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名凶狠的官军盯上了他，幽灵似的冲到他跟前，手中钢刀扬起半空，一抹残阳照在雪亮的刀刃上，耀眼的反光迷乱了马跃的眼睛。

马跃眼睁睁地看着那片耀眼的雪亮从空中斩落，整个人像是石化了一般，既不能躲也不能格挡。

危急时刻，一柄厚重的砍刀架到了马跃的肩膀上，那一声剧烈地金铁交

鸣，震碎了马跃的耳膜，也唤醒了马跃心底原始的野性，他张大嘴巴，凄厉地咆哮起来，手中竹剑恶狠狠地刺出，捅进了那官军的肚皮。

马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剑捅进去的感觉，就像小时候他用竹签刺穿了一个萝卜。

救了马跃一命的就是陈叙，为了救马跃，陈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他的生命！当他奋力挥刀解救马跃时，一杆罪恶的长枪洞穿了他的胸腔，当那截滴血的枪尖从陈叙胸前穿出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名战士的最后升华。

“照顾我的儿，陈敢还有……陈乐。”

在气绝身亡之前，陈叙只留下了一句话。

马跃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拿起了陈叙的钢刀，也肩负起了他赋予的遗命，为了陈敢和陈乐，他决定留下来，继续留在黄巾军中。

人无信则不立，为了朋友就算赔上性命又有何妨？那一刻，马跃觉得自己真正成了古代侠客，因为他已经做到了视性命如草芥。

马跃目视前方，破烂的大旗下，一骑峙立。

刘辟跨马肃立在兵阵的最前方，胸中燃烧着万丈豪情，一个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的部众就从最初的一百余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五千余人！五千人是个概念？按照大汉军队的编制，这就是整整一营的军队。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要不了一年，他就能拉起一支席卷天下的百万雄师！

地平线上那道黑线变得越来越粗，往前蠕动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令人窒息的等待中，马跃感到时间和空间在这一刻漫长成了永恒，有隐隐的雷声从天边传来，脚下的大地也在轻轻地颤抖。

马跃的脸色变了，刘辟的脸色变了，所有黄巾贼的老兵们脸色变了。

那是一支骑兵，一支庞大的骑兵！

近了，终于近了，当马跃看清那一杆迎风招展的烈烈旌旗时，因为连番恶战而变得漠然的心脏也不争气地跳动了一下，因为那杆旌旗上，赫然绣着斗大的一个“董”字。西凉董卓，那是一个魔鬼，一只豺狼。

……

董卓高举宝剑，策马狂奔，一千骑西凉铁骑如影随形紧紧跟随在他身



后，庞大的骑阵仿佛来自地狱的幽涛，挟裹着踏碎一切的威势，如天崩地裂，如惊涛拍岸，向着前方的黄巾贼军漫卷而来。

脚下的大地有如潮水般往后倒退，天地间只有成千上万匹健马同时叩击大地所发出的轰鸣声，整个世界都在战栗、在颤抖，寰宇乾坤，天地唯我！烈烈豪情在董卓的胸膛里熊熊燃烧，灼热了他的双眸。

“杀！”

董卓大吼一声，手中宝剑狠狠斩落，同时一拨马头，斜斜地驶向了骑阵的侧方。

“杀！”

一千西凉健儿轰然回应，声如炸雷，数千只铁蹄搅起漫天碎雪，如滚滚铁流瞬时越过了董卓继续往前冲刺，最前面的一排骑兵将直指虚空的长矛压了下来，几百支锋利的长矛刺碎了冷冽的朔风，形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死亡森林。

后几排骑兵将手中的斩马刀高举过顶，锋利的冷辉令天空的灰暗都为之消退。

……

黄巾贼的军阵开始骚动起来，站在前排的士兵开始惊恐地环顾四周，胆怯的已经开始退缩，刘辟在阵前策马来回奔走，大声呵斥，试图控制住颓势，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更多的人开始往后退缩，能够坚持留在原位的士兵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马跃绝望地叹息了一声，黄巾贼就是黄巾贼，就算打上一百仗一万仗，也还是黄巾贼，永远也成不了官军！在空旷的平原上，当步兵遭遇骑兵时，只有排起密集阵拼死一搏，才能有一线生机，转身逃跑只能是自取灭亡，两条腿永远不可能快过四条腿。

在官军骑兵阵的强大压力下，黄巾军因为连续消灭了几小股官军而高涨的士气迅速退去，刘辟在连续斩杀了几名后退的士兵无果之后，终于也放弃了，转身加入了逃跑大军。说到底，刘辟并不是个很有勇气的人。

兵败如山倒。

马跃深知一个人的顽抗根本不足以扭转整个战场的局势，除了跟着溃

逃,他别无选择。虽然他明知败逃也难免被屠杀的命运,可如果留在原地,却只能死得更快。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刀盾手和杂兵被排在了最后,所以现在,他逃的最快。

西凉铁骑如虎入羊群般扎进了黄巾军溃逃的残阵,锋利的长矛像扎稻草一般洞穿了黄巾贼的身体,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马跃紧紧拉住陈敢的手,没命地往前狂奔,他不敢停下来也不敢回头,连绵不断地惨叫声从身后传来,不用回头他都知道,昔日的“袍泽”正在遭受残忍的屠杀。马跃非常同情他们,也很愿意拯救他们,可他无能为力,因为他只是一名刀盾手。

“呃啊……”

一声绵长的惨叫在身后突兀响起,竟是近在咫尺。很显然,官军已经追上来了!马跃叹息一声,知道逃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伸手在陈敢背后奋力一推,然后执刀转过身来,目光所及,一抹寒光已经照着他的脖子切了过来。

“噉……”

马跃发出一声狼嚎,挥刀奋力挡格。两刀毫无花巧地撞在一起,剧烈地金铁交鸣声中,马跃张嘴喷出一股血箭,笨重的身体已经像风筝般飘了起来,在空中翻翻滚滚地往后跌落。马跃感到整个胸腔已经被挤成了薄薄的一层,再难以呼吸。

好强横的力量啊,就算拼尽全力也还是无法挡住一刀吗?

那西凉骑兵一刀将马跃连人带刀磕飞,胯下健马随即人立而起,昂首发出“恢律律”一声长嘶,两只前蹄凌空踢腾两下,然后照着马跃的面门狠狠踩踏下来。马跃亡魂皆冒,如果这一下被踩实,自己的脑袋只怕会像西瓜般碎裂开来。





马跃一个侧滚避过了这致命的一踩，但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又听到了脑后一阵锐啸，马跃肝胆俱裂，双臂奋力撑地整个人就像大蜥蜴一般贴地往前滑行了数米，在往前滑行的过程中，他感到裆部一凉，回头一看，只见那名西凉骑兵的斩马刀堪堪劈开了他的裤裆，只差一点点他的俩蛋就得永远分家了。

不过，马跃的好运也仅止于此了，刚才那奋力的一下前滑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现在他的双手和双腿比灌了铅还要沉重，再难以动弹分毫了。

西凉骑兵似乎是看出了马跃的窘境，不紧不慢地策马靠了过来，手中的斩马刀再次高高扬起……

马跃在心底叹息了一声，就要死了吗？还真是不甘心啊。

“大哥，我来救你。”

一把稚嫩的声音传来，马跃回头一看，却是年仅十六岁的陈敢挥舞着两端削尖的木枪悍不畏死地冲了回来，不自量力地想要救回马跃，这小子竟然没有自己逃跑，小小年纪，倒是颇有义气。

“不要，陈敢快跑！”

马跃大吃一惊，他答应过陈叙要照顾陈敢兄弟俩的，绝不能让他年仅十六岁就战死在沙场上。

西凉骑兵的眸子里掠过一丝兽性的光芒，舍弃了垂死的马跃转而策马向陈敢迎了上来。



“杀！”

陈敢以稚嫩的嗓子嘶吼着，手持木枪奋力往西凉骑兵的胸膛刺来，西凉骑兵却对这一刺视若无睹，斩马刀再次高高扬起，马跃心中一声哀叹，也罢，现在陈敢就算想逃也逃不走了，与其窝囊地死在逃跑途中，倒还不如现在战死呢。

但西凉骑兵这一刀终究没有劈下来，陈敢的木枪却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胸腔。

“嗬嗬……”

西凉骑兵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骇人的声音，然后一头从马背上栽落下来，无主的战马悲嘶着，围着战死的骑兵打起转来，竟是不忍独自离去。

陈敢像触电般松开握紧木枪的双手，待他看清那西凉骑兵已经倒地抽搐时，终于惨叫一声翻身扑倒在地，歇斯底里地干呕起来。

马跃心神恍惚，劫后余生的感觉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陈敢会有这样的反应，马跃一点也不奇怪，他第一次杀人后比陈敢还要不堪，不过，这西凉骑兵却不是陈敢杀死的，在陈敢的木枪刺进他的胸膛之前，已经有一支羽箭射穿了他的咽喉。

排山倒海的呐喊声从后方汹涌而来，马跃悠然回首，只见无数的黄巾贼像蝗虫一样席卷而来，目力所及，漫山遍野尽是黄巾贼！汹涌而来的黄巾贼阵前，一骑如飞，马背上一条黑脸大汉弯弓搭箭“嗖”的又是一箭，又一名西凉骑兵应声栽落马下。

这厮好俊的箭术！马跃的脸色变了。

“多谢阁下救命之恩，能否告知姓名？”

“某管亥是也！”

黑脸大汉策马如飞，藏了弓箭，从鞍前擎出一柄长砍刀，如风卷残云从马跃身边越过，钵大的铁蹄离他面门仅有数分之遥，腾起的碎雪溅了他一头一脸。

策马在后压阵的董卓脸色也变了，并且变得非常难看，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大量的黄巾贼，对他来说还真是件麻烦事。他的一千西凉铁骑虽然冲垮了



原来的几千黄巾贼，局面也演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董卓相信只要再有半个时辰，就能彻底屠尽这伙黄巾贼了。

可偏偏这个时候，大量的黄巾贼援军赶到了，这时候他的西凉铁骑已经和溃逃的黄巾贼搅成了一团，整个战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更要命的是，赶到的黄巾贼援军里居然也有骑兵，这伙黄巾骑兵已经绕开了混乱不堪的战场，正从两侧迂回过来，直奔后阵的董卓而来。

部将徐荣策马走到董卓跟前，焦急地说道：“主公，贼兵势大，快下令收兵吧，不然弟兄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凉州。”

“可恨！”

董卓恨恨地挥舞了一下马鞭，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叫他如何不恨？可徐荣说得对，如果再不收兵，等大队黄巾贼一赶到，他的一千西凉铁骑只怕就得全葬送在这儿了。仗打败了还可以赢回来，如果兵打没了，那他可就真的完了。

“收兵！”

董卓一声断喝，号令兵赶紧鸣金，已经杀得眼红的西凉铁骑听到金声后居然立刻停止了追杀，再没有和黄巾贼多做纠缠，开始徐徐后撤。

看到官兵进退有度，纪律严明的样子，马跃不禁摇头叹息，回头再看黄巾贼兵，溃逃的败兵不但挡住了援军追击的去路，甚至还冲乱了援军的阵形，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乱，如果不是董卓忌惮黄巾贼军兵力过多不敢轻举妄动，或者董卓手里的西凉铁骑再多一千，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但这一仗，黄巾贼毕竟算是打赢了。

黄巾贼象征性地追了一阵也就收兵不追了，各自清点损伤。

刘辟收拢残兵，算上重伤的，发现也不过一千五百余人了，这一仗就折损了大半人马，心中原有的那点豪情壮志早已经烟消云散了。

刘辟一边安排士兵回营休整、救死扶伤，一边垂头丧气地来找赵弘道谢。

赵弘就是赶来救援的黄巾军首领，他和刘辟一样都是所谓的大贤良师张角老道的弟子，黄巾起义爆发后各自统率一“方”人马举旗响应。在之前刘辟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所部兵马也发展到了五千人众，可今天一仗下来立刻

又被打回原形，只剩下一千五百人了。

赵弘麾下则拥有五万人众，在整个南阳地区，除了大督帅张曼成，就属赵弘的势力最大了。当时的南阳，是黄巾起义的南方中心，主要的造反势力有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龚都以及刘辟等人，这些势力加起来号称三十万人众。

但这些黄巾贼实在是不堪一击，在历史上，东汉最后的名将朱雱在平了颍川黄巾后只带了几千官军南下，就在地主豪强的协助下将这伙声势浩大的造反势力扑灭了。

.....

刘辟军营，士气低落、哀鸿一片。

受了轻伤的士兵们三三两两地挤靠在一起，双目无神，表情呆滞，重伤的士兵则被遗弃在军营角落，除了等死他们别无选择，事实上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也根本无法救活他们。更多的士兵则表情冷漠，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乱世人命如草芥啊，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再见到明天的太阳，哪还有心情去关心别人？

马跃将半块馒头塞给陈敢，淡然道：“吃吧。”

陈敢咽了口唾沫，却摇了摇头。

马跃叹了口气，把半块馒头塞进了陈敢手里，黄巾贼的伙食是和战争挂钩的，打了胜仗好吃好喝，有时候还有钱拿，可如果打了败仗待遇就一落千丈了，马跃这样的刀盾手还能领到半块馒头，像陈敢这样的杂兵就只能饿肚皮了。

黄巾贼中也有不少大汉军官，所以仿照汉军把军队成了几等。

最差的就是杂兵，他们的武器都是木头或者毛竹削制的刀、剑、枪，战斗力很低，像陈敢就是，战时这些杂兵往往都冲在最前面，是用来充当炮灰消耗敌军锐气的，所以，马跃能够活下来并且成为一名刀盾手是很不容易的。

好一点的就是刀盾手了，杂兵在杀死十名以上官兵后自动转为刀盾手，刀盾手的武器一般都是朴刀和木盾。

再好一点就是长枪兵，长枪兵的身上披了轻甲，虽然不见得能挡住箭矢，但那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每个刀盾手都削尖了脑袋想成为一名长枪兵。



刀盾手和长枪兵是黄巾贼的中坚,在炮灰消耗得差不多之后,就该他们上场了。

势力大一点的黄巾贼军中还有弓箭手,弓箭手算是黄巾贼中最安全的兵种了,只要不遇到今天这样的西凉骑兵,他们基本上都能幸存下来。

最后就是精兵了。

每个黄巾贼首领都会从军中挑选力气大、身体壮的士卒组成精兵,这些精兵身负重甲,装备精良,有些还配有战马,一般都担当首领的禁卫军角色。这些精兵轻易是不会上战场的,只有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参战。

比如今天一战,刘辟就中了官军的诡计,误以为精锐的西凉铁骑只不过是些杂牌军,就把他的精兵放到了阵前,结果死伤惨重。反倒是平时摆在最前面充当炮灰的杂兵,这次居然伤亡最小。

事实上,古代的乱世远比想象当中要残酷,更非小说中描述的那样简单,就算马跃拥有两千年的智慧,能够预知未来,可要想在这个等级森严、野蛮血腥的时代出人头地,仍旧难如登天。

用马跃自己的话来说,他能够活到现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陈敢咧嘴笑了,把半块馒头往嘴里塞去,其实他早已经饿坏了!马跃合上了眼皮,其实他也饿,很饿很饿,可他答应过陈叙,要好好照顾他的两个儿子。

“叭!”

一声鞭响,然后是陈敢一声痛苦地闷哼。

马跃霍然睁开双眼,只见陈敢已经掩脸倒在地上,那半块馒头也滚落在地,一只大脚无情地踩落下来,将它深深地踩进了污泥里。

马跃反手抓过钢刀长身而起,野兽一般的凶悍光芒已经从他的眸子里闪射出来。一个多月的残酷经历让他深深地懂得一个道理,要想在乱世活下去,你必须够狠,要比别人更狠,绵羊——注定要被狼吃掉的。



马跃长身而起，表情冷漠，他的眸子里已经凝起冰霜，握刀的右手手背上也凸起了根根青筋，就像鳄鱼背上狰狞的鳞甲。

“把馒头捡起来。”

马跃的语调不愠不火，却隐隐带有一股萧肃的杀机。

那是一名黄巾精兵，近一米九的身高，比马跃足足高出一截，满脸络腮胡子，环眼圆瞪有如铜铃，容貌极为骇人，但马跃的眸子里绝无一丝退缩。

“你说什么？”

黄巾精兵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名卑贱的刀盾手竟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他是想找死吗？

马跃不愠不火地重复了一遍：“把馒头捡起来。”

“找死！”

黄巾精兵大怒，手中皮鞭呼啸着往马跃脸上抽来，马跃嘴角绽起一丝冷笑，左手闪电般伸出，一把抓住皮鞭的鞭梢，黄巾精兵奋力一抽竟是纹丝不动，在力量上，两人似乎是不相上下！黄巾精兵的环眼里掠过一丝冷焰，弃了马鞭反手去抽腰际的佩剑。

马跃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就算是精兵能够佩剑的也不多。

面对一触即发的械斗，周围的黄巾贼们眼神漠然，黄巾贼成员复杂、良莠不齐，这样的械斗其实每天都有上演，他们早已经见怪不怪。

